



## 闲话打牌

□ 陶然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打牌是17岁,相较于多数人算是开开打晚的。那晚在学校宿舍,和四个同学挤在一张桌边吆五喝六。班主任怕我们周末滞留异乡,思乡之心无处寄托,特地来探望我们。他在窗外发现自己纯属多虑,冷着脸推门直入。我们急忙站起,五个人一人一把牌,像捧着五束花夹道欢迎似的,尴尬又好笑。

我确信天下最简单的打牌方法是“小猫钓鱼”,又名“接龙”:你放一张,我放一张,你又放一张,直到新接的一张与上面的某张数字相同,比如我接了张黑桃4,目光逆流而上,喜见一张红桃4正在那里桃之夭夭,那么,这两张点数相同的牌之间其他所有的牌就全由我席卷而去。这实在是一种单凭运气毫无技巧的牌类,称为“懒汉牌”亦不为过,玩久了会觉得枯燥,但仍顺着惯性玩下去,就像嗑瓜子嗑到最后,成了手和嘴的机械运动。

最本源的牌种应推“跑得快”,又名“争上游”,谁的牌先脱手谁赢,输满五十四张算一局。照说这类的打法也颇幼稚,但后起的“斗地主”“炒地皮”“八十分”“攒蛋”无不以它为基础,好比豆腐、百页、素鸡全从豆子脱化而来。这样一推究,它的幼稚其实是大巧若拙,是混沌、简易中蕴含了无数生发演化的可能性。

说到牌张本身,我们从小习见的是顶普通的那一种,J、Q、K的画像如同庙宇中的佛像,眉梢眼角,衣着打扮奇怪:有头有肩有腰,腰以下又是肩和头,两个半身拼成一个整体。最另类的是卡通牌,图案是米老鼠、唐老鸭、汤姆、吉瑞、葫芦娃、黑猫警长等等,中外一家,世界大同,再和气没有了。还有种明星牌,只流行了短短的一阵,印的是九十年代的港台明星,关之琳青霞张学友张国荣等,是他们最锦绣风华的状态。时过境迁,有些明星已然去世,其余的也年华老去,明眸皓齿变成美人迟暮,雄姿英发化为疲态尽显。谁要是家里还有这么一副,倒很能引起些岁月如梭的感慨。

我们一般所谓打牌,其实还包括打麻将。说起来麻将这东西名声不雅,大概总与赌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细想是冤枉了它。纸牌一样能赌,下棋也有人赌,连世界杯都有博彩,“彩迷”的热情丝毫不比球迷逊色。在赌徒眼里,世上无一物不可赌,麻将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一直倒觉得麻将比纸牌精致和有意境。单看牌上的图案,春夏秋冬,雕工细巧;梅兰菊竹,疏密有致。就是东南西北风和繁体的“发”字和“万”字,也一径儿透出翰墨清韵。诚然,红中白皮、条子饼子有些世俗气,但非如此不能显出亲民的一面,第一流的艺术品多是雅俗共赏的。

我七八岁时就见过父母陪外公外婆打麻将。早期有四张牌叫“逢人配”,又名“百搭”,分别画着猫、鼠、县官,另一张忘了。难忘的是你手上缺什么它就算什么,因为跟谁都能配,故名“逢人配”——后来引申为作风不好的女人。汉语的神奇,实非外人所能想象。

我和老同学也打过麻将。我们边打边聊,气氛融洽,乐在其中。谁输到十块钱就封顶,再输就不付钱了。这时候麻将桌只是一个叙旧的场所,但见和谐,不见硝烟。通常我们会在茶社的包间里,帘窗、椅套、麻将桌是一色的苹果绿。墙角的假花草和墙壁垂挂的塑料藤蔓也是绿的,年深日久,从当初的新碧变成如今的墨青,鲜活不再,质地依然,如同我们几个越来越不年轻的打牌人。

当然并非所有麻将桌畔都这么平和。曾听说小区附近的棋牌室里,有老人输急了血压升高,当场晕厥的;再如电影《听风者》,周迅饰演的共产党特工假借另一个身份做掩护,与三个国民党间谍打麻将,唇枪舌剑,彼此试探,暗流汹涌。柏杨在《西窗随笔》里写到抗战时一则轶事:当时某文人宣称“国家事,管他娘,搓搓麻将”,“被鲁迅骂了个发昏第十一”。

近几年网络势力大张,各类游戏纷纷被它收编,打牌也好,麻将也罢,通通从桌上移到了电脑上,好处是方便快捷,不占地方,坏处是把两种活色生香的娱乐抽象化了,不是可亲可感可触,没那么有血有肉有温度。纸牌摩挲手指尖的粗糙,麻将从手掌滑落的光洁润泽、微带清凉,还有合作者脸上会心的表情,对手面部莫测的笑意,有人偷牌被抓到的窘迫,乃至洗牌时的窸窣窸窣、噼里啪啦,牌盒子里淡淡的香料味和灰尘气……一齐抽离了,余下的只是争斗竞逐之心。

这情形很让人联想到写信到电子邮件,从明信片到发QQ贺卡。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人在车上,起初只觉得兴奋的眩晕,沉淀下来才发现许多风景已不可复现,虽然可惜,却又无奈;明知是不可逆的趋势,毕竟还是有着难言的恋慕。

## 我家的小院

□ 徐嘉龙

小时候 我家的小院就是我的天  
老了 我的天就是我家的小院  
年轻时 总是挣扎着想要走出小院  
走进人生的七彩  
老了 总想回到小院  
无论是空空的行囊  
还是往日的辉煌

惬意地躺在院中早已破旧的藤椅上  
晒着太阳 闭上眼睛  
再也没有了一丝幻想  
年轻的我和年轻时的理想  
像是雨后的彩虹  
美丽 短暂 令人神往

院中的小草在长  
长得茁壮 长得平常  
草尖上的露珠 纯洁 清亮  
折射着太阳的光芒  
倒映在我苍老的脸上  
虽然我已不再年轻 但仍然  
有着歪歪曲曲的希望

我们站在山顶极目远眺,海中座座礁岛有的如青螺散布,充满灵性;有的如翠玉绵延,充满生机。东海的这片海湾,给我们如此丰富的画面,还给了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

六月的天已然进入高温期,家里那棵栀子花突然打了一树的苞,很快就开始起劲地开了,满家香。五年了,她像突然开了窍的孩子,知道自己不是一棵万年青。最喜欢的花即使她在盛花期我也是要出发的。去年被台风打了退赛的浙江檀头山岛之行今年若不赶在台风前,又将成了泡影。

我们很拉风地出发了,19位同学身穿统一订购的粉红色T恤,不想拉风都不行。

车至石浦镇已是傍晚。石浦属象山半岛,象山半岛三面环海,因为它有个狭长的尾巴连着陆地,使它身份高了一层,周围众多岛屿和一些小镇被这小小的尾巴收归了。石浦小镇在象山半岛的南端,炎热的夏季,空气闷热得已无力流动,纳凉的小吃摊横一条街竖一条街,晃来晃去赤着膊的男人和坐在门口嗑瓜子的女人给了小镇一种随意也随便的自由。我们住在叫做“金碧辉煌”的私家旅社里,店名真心有点自诩。老板白白胖胖背心卷到胸口露出滚圆的肚皮,怎么也不敢相信他说的,他曾是下海打了十几年鱼的渔民。在小镇的街上逛逛,找了一家干净且相比不算贵的饭店点了海鲜,以示我们终于到海边了。年轻漂亮的老板娘笑眯眯接待我们,

又顺便笑眯眯在我们得意的心口上戳了一下:“岛上海鲜更贵,岛上人不捕鱼了,都是到镇上买的。”海岛行之大吃海鲜这项目看样子要勾掉了,只有海泳、沙滩、海风和月亮等着我们……

第二天太阳初露,我们登上了去岛的小船,东海湾波平浪静,小帆船“吭吭吭”愉快地前行,就像船老大此刻的笑脸。“四十分钟能到”他说。他高兴还因为我们聊得很愉快,“女儿大学毕业了做医生,儿子正上大学,马上去德国了。”去德国?看我很惊讶,他更开心了,“今年就要走了”。他说儿子学的是汽车设计。我真好,你开船,你儿子研究汽车。太阳照在他黝黑的脸上像涂了层厚厚的橄榄油。远处海湾泊着几十只桅船,有等出海的也有等海钓的人来租的。顺着海峡目之所及是座座礁岛,海拔不高却一片葱茏。海水吟着舒缓的乐章,这些小岛恰似乐章的点缀,或绵延展开或突兀而起,让大海有了或徐或疾的节奏。

从船老大那得知,这里的岛屿大多已开发了旅游项目,有好沙滩的接待扎帐露营的;只有礁石的岛,也开发了海钓项目,或临礁垂钓或出海远钓都行。四十分钟不

## 檀头山,那弯静静的海

□ 景异玮

到,我们登上了心心念念了一年的檀头山岛。檀头山,是火山凝灰岩构成的方圆11平方公里的小岛,宋宝庆《四明志》就有记载:“岛之山上,有一石坛,平如案,故名石坛山,俗称坛头山,谐音檀头山。”下船上了观光车,左傍山壁右临海滩,快速前行,感觉车子如同大海抛出的丝带绕着山体流畅地转了一弧又一弧。看见迎面一棵大树,上面一块牌子赫然两字:大沙。我们到了。

从住地步行百余米就到了檀头山的姐姐滩。岛上最著名的就是“姊妹沙滩”,两滩一堤相隔,妹妹滩在里面,是卵石滩,姐姐滩很大,约9公里在堤外,辽阔开阔。姐姐滩的沙非常细腻,微风吹过,如果细心弯下腰,能看见低低地扬起一层一层的沙雾,像固态的波浪在移动,很漂亮。下午的太阳不算太厉害,游客也不多,下海的戏波逐浪,不下海的尽兴地拍照嬉戏。我站在沙滩上感受细腻清爽的沙在我脚底酥酥地蠕动,海水渗过来一只脚一个浅水窝。挖沙蛤的渔人们背着大网兜在沙滩上行走,不时停下从沙里挖走一只蛤,个把钟头网兜已沉沉的了。同学也问到了门道,辨识沙上花纹,果然能挖到沙蛤。

这是一片安静的海湾,也是生态还未过于破坏的海湾。姐姐滩有沙蛤,妹妹滩有蚬子。不期待上岛能吃到海鲜的我们,却在这里品尝了丰盛的海鲜大餐。其实渔民自有渔民的本事,即使不能远海捕捞他们也能用自己的方法就地取材,富饶的大海会馈赠渔民的。满桌虽没有名贵的鱼蚌,但各种鱼、蛤和海虾已给了我们不小的惊喜。

那天晚上我们巧遇了天象之景“巨月亮”,月亮硕大静美,在云絮间缓缓滑行,我们看着它慢慢走远慢慢浓缩。潮水一波一波涌来,阔大的沙滩已被挤成狭窄的一条,下午嬉戏挖沙蛤的地方已成汪洋。静静地看月光映波,海面流动的变幻的银光,是如此冷艳而高贵。

第二天凌晨4点起床,却因云层太厚未看到壮观的日出。我们索性登山,想寻找“如案之坛”。走啊走啊,却不能确定是不是在我们登的这座山上。此时太阳拨云而开,我们站在山顶极目远眺,海中座座礁岛有的如青螺散布,充满灵性;有的如翠玉绵延,充满生机。东海的这片海湾,给了我们如此丰富的画面,还给了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

悦之悦图



## 飘摇

红色的小鱼像是谁洒落在池水上的花瓣,搅乱了水中栏杆杆静静的倒影。一圈圈的涟漪像一个瞬间被叩开了又迅速关闭的时光之门。墨蓝色的枝叶倒影与蓝色轮廓线的石桥倒影在晃动不安的水波中飘摇,神秘、悠远而又无奈。那些制造了这些飘摇的小鱼儿浑然不知地往来游弋,一痕痕鲜亮的红色划破了池水的宁静。

鱼儿可以被网罗上岸,可是倒影无法打捞,就像往事,历历在目却不可触及。我们对涟漪的迷恋正是因为她总是做我们试图做的事:叩开时光之门。虽然叩开了又瞬间被拒之门外,一次次徒劳又一次次重新来过。当我们一直凝视涟漪,我们会觉得眩晕,觉得那圈中有巨大的神秘力量吸引我们进入。我们只有赶紧闭上眼,中断这种凝视,才能回到现在。也许在涟漪



的中央真的有光阴之门,有另一个维度的时空。

虚实、动静、冷暖,在这张照片里交错交融,但重要的不是厘清这些元素,而是体会它们整体呈现的效果。一张好的照片不必都有虚实动静冷暖,但一定要有状态、有情绪、有态度,或者,蕴含着引导出

某种状态、情绪、态度的素质。就像这张照片,它同时有轻松愉悦和忧郁沉思的情绪倾向。作品由于读者的解读成为不同的作品,在个体意义上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高明。飘摇究竟是自在逍遥的飘摇还是零落无依的飘摇,每个人有自己的答案。

(唐悦之/文 李少白/图)

## 日子在那里,快乐在这里

□ 黎武静

别,闭上眼睛也能道出这茶的来历,于何地何时来摘。

而他选水的功夫才叫人叹服,连那纯净天然的山泉水都不算珍贵,就连花枝水也要是清晨时分花枝上的露水,静静地等待露珠顺着花须一颗颗滴入瓶中,用心良苦。和《红楼梦》里的妙玉异曲同工,储雪煮茶,落在花枝上的雪尤为珍贵。邻居焦五斗家里藏有一年前所收的腊梅上的雪水,汪士慎持瓮相求,更以一幅《乞水图》相赠,遂为佳话。

比如直白。家门口的布庄与烧鸡店,正赶上更换招牌。据说按字收费,所需不菲。于是结果便成了这样:一家大刺刺写着“布”,另一家大刺刺写着“鸡”。连锁店都省略了,

反正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方圆多远都是回头客。如此简约直白的智慧,让生活焕发色彩。我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微笑,双倍的。

比如自信。某人一直唱着跑调的歌,浑然不觉。她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唱歌的人快乐,听的人也快乐。一首跑调的歌也可以带给别人难以言传的音乐之美。其实没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她一直歌唱。

生活因为这些或深情、或专注、或直白、或自信的片断而越发有趣味,从而萌发一种生机勃勃的光景来,这就是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头,是一种对生命最真挚的热情。

找一个方向,用极认真的态度,活出个劲头来。

## 行走人间,感悟人生

——读何春华散文集《行走人间》

□ 陈晶

何老师写给母亲的那篇《故乡随母亲而去》,眼眶酸疼,泪流不止……我已经很久不流泪了。

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有时候,在需要喊出声音的时候,我会选择沉默。2008年南方暴雨,我有点还没有回过神儿来,紧接着转过年来汶川大地震,到最后我不敢看电视不敢看新闻,那些孩子们的尸体的图片实在不忍看,每看一次便泪流满面,这些人非亲非故,可是因为他们,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参加单位捐款,我鼓励女儿用她的零花钱在学校捐款,后来得知捐款多数被挪用后,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愤怒和遗憾,玉树地震我已有麻木了,再后来,就看到有因强拆而自焚的人……那些生活在最底层因各种各样的事件用生命去抗争的人,像无声电影中的海浪,又像黑暗夜色里的烟火,瞬间熄灭后,大海依然,夜空依旧,每每这个时候,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百无一用是书生,文字有什么用啊,这些人为什么就那么傻!读完何老

师的《灾难中,我们挺起脊梁》《感悟汶川》,我的心似乎被触动,假如每一个声音,都是一颗水滴……

何老师是在用生命书写散文。他之所以在众多样式中选择散文这种方式,是因为散文更接近真实,而真实,有时候离我们很远,而面对真实,有时需要异乎寻常的艰难和疼痛。所以,在散文集中,何老师多次提到写散文很苦,我深有体会,因为觉得太苦太痛,我竟然不敢动笔,不敢去触碰那些人生的无奈和生命中的疼痛,于是,我敬佩敢于坚持写下去的人,那得需要大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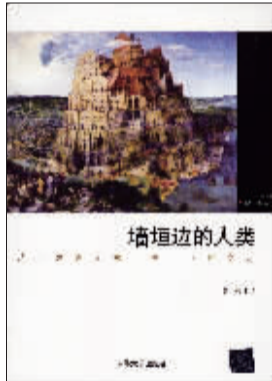
散文集中,有不少篇章描写很多名家,在何老师的描述中,那些名人没有什么架子,结识名家,有时真的不是为了给自己面子上贴金,而是他们人格的魅力往往能带给写作者精神的洗礼和文字的鼓励。

读完何春华老师的散文集《行走人间》,感动之余,我内心里更多的是感谢。读完这些文字,仿佛在宁静的月光下,我的灵魂,经过了一次洁净的洗礼……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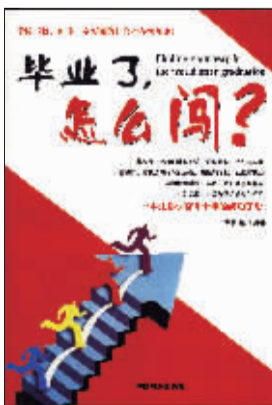
《告诉世界我能行》 卢勤著 译林出版社  
定价:29.80元  
“知心姐姐”与孩子们面对面贴心的“知心对话”。



《墙垣边的人类》 尉陈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定价:29.00元  
从建筑艺术看人类文明。



《买我 消费微趋势》 (美)科恩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定价:39.00元  
18种最简单的方法让消费者锁定你,让新消费者买单。



《毕业了,怎么闯?》 李世强 编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定价:28.00元  
一本方向引导和经验指南。

本栏目书籍由市新华书店提供